

冊六

三國志

蜀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表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人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表譚表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表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張遼魏之名將也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解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直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史記
樊噲
傳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表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表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

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狝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狝狝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狝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狝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狝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狝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東海平拜禁虎威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諡宜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
其復禁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于禁只
欠一孔焉
可惜也

此亦不君
笑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紹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表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

忠來等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表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畧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為耶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二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隄糜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朱靈

狀

魏五將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表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綏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郇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郇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

克其終張郄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此傳六漢書曰樊下也

其後嗣未及周丹九日燈之下

再閱此卷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表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表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多肥
子洋
化遠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傳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畧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

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

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

陳郃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

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

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

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賊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休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表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表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讞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阨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
吳敦各黥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徐霸為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
為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
字太伯晉
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
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
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
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鄆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
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
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相禹爲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或民艮母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艮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艮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夷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傳者
佩刀

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水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討利城叛賊斬獲

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斤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行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

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

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

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忠勇
如褚列
已亦以
兵子程
之耶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
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
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
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
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
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
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
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
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
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
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卒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傳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
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
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
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
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
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
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
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
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
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
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入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桓音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

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畧曰其從兄各柔時在蜀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之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

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

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噴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我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清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負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房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負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負與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避近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頭血汚此刃及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刃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刃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刃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警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杜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警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負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警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冤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弛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張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下黃
華須
一書

祝

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敷子固字元安有數風為黃門郎早卒敷一本作勃魏畧勇俠傳載孫賓碩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相帝時常侍左愜唐衡等權伴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教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愜子弟來為虎牙并德選不足為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教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

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郵捕諸趙凡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實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亦賣三十實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實碩開車後戶下禮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與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各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使齋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走出羌捕得昂昂為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與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騎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鬻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暮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

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責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袂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相扶將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祖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責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祖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漆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西川中興書氏唐周南中

廿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此若山心
見太子
如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于之都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今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苗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表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

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壘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

東阿東不

世說文帝以

毒置其案不

珍中任城

初懷遂中

妻太后索

小救石得

遺卒復

欲害東阿

太后曰已

殺我任城不
得復殺我
東阿東不

也書也

直書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喟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唾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政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下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身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表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侍數日
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賸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泰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
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穀帛 犖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太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臭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麗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麗受絹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

曰曰曰曰
則則則則
矣矣矣矣

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付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教門下教出以
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恠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
交構賜死修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躡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替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
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
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
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頠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欲高韻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恚而罷之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有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

到與論議嘉其才助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欽治
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
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安中為黃門侍郎，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虞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反，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反，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小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宋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綠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切澗也如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鐵鑽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玉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諛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嘆息嘆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弟即長塗援筆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

從此辭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真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邲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鉞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鈎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策，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相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難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木，是以

此疏之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燧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土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稟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
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大如
句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首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為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諱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平，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洋載此
表而觀
字之與
之
始矣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魏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反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其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卧在牀席非藥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虜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穡草驅護鳥鵠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儼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盡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失圖

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絃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紲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

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

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

木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三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

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嘗爲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

何獨然長去本根浙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

忽焉下沈淵驚鷲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

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

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遠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及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六代典亡曹阿論之詳矣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野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今楊修以倚注遇害下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此三王皆同出下篇故先以列傳然下之生植實為多也

魏書十九

西川中興
氏書

三國志十九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玠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珣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取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為三亦叙屬之二病也太祖

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媿甄氏

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

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茂亦無天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

此秋也
後以帝
復有取
甄氏子
其母者
笑也哉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後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與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郵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

氏譜嵇康妻
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又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取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
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
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
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爾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
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更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
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
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
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聞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閩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賙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字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珰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珰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珰後黃初二年改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珰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姜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

祖疾以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

平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

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

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文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

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

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

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

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

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

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

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

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

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

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

并前五千戶

歸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

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
 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
 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
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
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
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
其自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
 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詔曰故楚王
 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後傑人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玉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繁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 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曰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元中 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靈殤公子京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靈殤公子京 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
薊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
年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諡嗣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

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樞壽張縣吏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郵城公至泰始二年

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二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籍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
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
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
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
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
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
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
薨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
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二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閭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國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垂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一至此乎表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

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治衰則有與守其

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

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鵲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閒雖有闕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

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宵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

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

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

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鏡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久其衰也相

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

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

諫

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楫觀者為

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

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

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鉅室胡

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

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剖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

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酒或不從況乎非之尾其可哉武帝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也分遂以子孫微
者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所以何
守之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矣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也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
關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賴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也華志於衡輒之內才能之人取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警大且痛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
雖墜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
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向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弱固冀以此
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氏者之故曹同見素矣然此
時亦有制乎時者以之國鼎建移有
不虞便與富叛如吳之氏如壹諸人
是也然何至使一流離位德如陳
思諸人哉其之宜矣又以曹操一奸
惡之不知馬懿一出外久臣之不知
早除一所以然者以諸葛公在蜀
亦不輩一所能也一時宿將已
以一所以居一大一身一蜀一而故蜀一以
友葛公而豈知之魏者亦蜀而友也
子馬懿天也素亦之意所也君子

行法侯之而已

時癸卯二月初五日在

堂先對相雲名雷是

一日大風夜日大雨六甲與多也

魏書二十

晉川中鳳亭

氣

全

子

余不送
祭也

三國志二十

書